

## 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sup>※</sup>

李宇明 李 汛 汪国胜 曹 琦 白丰兰

在儿童语言研究中,“儿童为何能够习得语言”这一颇具理论色彩的问题一直争论纷然。在这些纷繁的观点当中,影响最大的是行为主义的后天模仿论和乔姆斯基的先天能力论。后天论者认为儿童是通过成人语言的模仿来获得语言的。先天论者则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这种受遗传因素决定的语言获得装置,能够对儿童听到的成人语言进行能动地分析加工,抽象概括出各种语言规则,从而学会语言。正是这种装置的存在,才使儿童在听到少量的句子之后,就能理解并创造出大量未曾听过的新句子。

现在来评价这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并且科学地回答儿童为何能够习得语言这一问题,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毋庸置疑,研究成人与儿童进行交际时的语言面貌,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的,兴许可以为探索儿童为何能够习得语言的令人困惑的迷津提供一种新的帮助。因为尽管后天论者同先天论者的观点针锋相对,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但是,两者都承认成人语言在儿童语言习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成人语言的参与,儿童是难以习得语言的。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成人语言是儿童模仿的对象,没有成人语言儿童就无以模仿,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乔姆斯基看来,成人语言只不过是儿童的语言获得装置加工概括抽象的材料,但是,若没有成

人语言,儿童就无从加工概括抽象,纵有语言获得装置,也难以习得语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世界上发现了许多从小在兽群中长大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语言,甚至在以后也难以较好地学会语言。197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一岁后就被幽禁在一间小屋里,父母从未对她讲过一句话。结果当她被发现时连一句也不会说<sup>①</sup>。正因如此,研究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就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儿童赖以模仿或加工的成人语言,主要是成人同儿童进行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以下简称“C—E语言”),而不是成人之间进行交际所使用的语言(以下简称“C—C语言”),因为儿童大量听到的是C—E语言,而不是C—C语言。诚然C—E语言同C—C语言并无本质差异,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一种因谈话对象不同而形成的变体,但是二者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C—E语言进行专门研究。

国外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对C—E语言(国外一般称之为“幼儿语言”(Baby Talk))<sup>②</sup>进行了若干研究,但很少涉及到汉语的情况。而国内学者似乎尚未对此引起重视,再加之汉语口语和儿童语言的研究都非常薄弱,所以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并不企及对C—E语言作出全面而又细致的研究,只打算就若干方面来描写一下C—E语言的特点。

• 本文由李宇明执笔。

1 语音和文字都是语言信息的物质载体，成人与儿童的语言交际几乎只利用语音载体进行，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学前儿童还难以具有使用文字进行交际的能力。

在语音上，C—E语言的特点不是表现在音位系统上，而是表现在语调和语速上。大量的调查材料表明，C—E语调一般都高于C—C语调，且高低轻重的起伏较大；停顿多，拖腔长，语速也较C—C语速缓慢。这种情况，在C—E语言和C—E语言混合穿插在一起的录音中体现较为明显。如：⑨

(爸爸给女儿讲故事) 那个伯伯×肚子玩饿了×他怎么办呢↗他就找吃→的××啊↗他看到了一个餐馆↘一个餐×餐馆里面呢→嗯→有卖饭的×卖酒的×啊×他们就×他就进去了×

(妈妈插话) 你讲那么复杂×(爸爸对妈妈说) 你不管它复杂不复杂×爸爸正在给女儿讲武松打虎的故事，讲了好大会还没有进入正题，妈妈嫌故事铺垫太长，过于复杂，就插进话头。爸爸听到妈妈插语，也急忙回答一句，又继续讲故事。爸爸讲故事的语言是C—E语言，从文中附加的符号可以看出，有重音、长短不等的停顿、拖腔和上升、下降语调，语速慢，语调波澜起伏。而爸爸妈妈的对话是C—C语言，语调平直，语速急快。录音机上的红灯指示仪还显示爸爸讲故事时语调高，而爸爸妈妈对话时语调明显降低。

C—E语调高而起伏，语速缓慢，因而语音清晰。儿童对于语音的感知能力和对于语义的理解能力及速度，远远赶不上成年人，所以C—E语音的这种特点适宜于同儿童的交际。有一次笔者之一故意模仿C—E语音给妻子讲话，其妻楞了半天，有点生气地说：“你咋这个味儿呀，

我又不是小孩。”于此可见C—E语音的特点可以明显地被人感知出来。

此外，我们的材料中也有个别家长模仿儿童错误发音的，但有一定育儿经验的父母都不这样做。

2 2.1 如果说C—E的语音系统同C—C语音系统没有不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调和语速上的话，那么C—E语言在词汇单位上都有一些C—C语言中所不具有的特殊词，一般称之为儿语词。这构成了C—E语言在词汇方面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儿语词可以细分为叠素词、摹声词和仿儿词三类。叠素词是重叠词根语素构成的词，一般都是名词。如：

- a 手手(手) 脚脚(脚) 鸟鸟(鸟)
- b 杯杯(杯子) 桌桌(桌子/儿) 刀刀(刀子/儿)
- c 瓜瓜(瓜籽) 糖糖(糖块) 果果(苹果)
- d 抹抹(棉球) 吹吹(口琴) 听听(听诊器)

细细玩味这些叠素词，可以发现其构成方式为两类四种：一类是名词性语素的重叠(如a、b、c三组)，一类是动词性语素的重叠(如d组)。名词性语素重叠类，都是改造C—C词而形成的，从这些词与括号内词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a组C—C词是单音词，重叠即为叠素词；b组是把“子”或“儿”去掉，重叠词根而为叠素词；c组是去掉合成词的某个语素，然后重叠剩下的词根而为叠素词。由重叠动词性语素而构成的叠素词，这个动词性语素都与叠素词所表示的事物有一定的联系。

“抹”是棉球的一种用途，在打针时护士总是先用棉球蘸上碘酒在某个部位抹来抹去消毒；“吹”是使口琴发音的方式。一

般说来,叠动方式较少用,且每个家庭往往有其特殊性。

叠素词一般出现在与一岁半至三岁的儿童进行交际的C—E语言中。这类词具有放大信息强度、发音方便和表示亲昵语气的作用<sup>④</sup>。加大信息强度便于儿童接受,发音方便便于儿童学习,亲昵语气则反映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

摹声词是通过拟声造成的名词,如把“汽车”叫“嘀嘀叭叭”,把“狗”叫“汪汪”,把“猫”叫“咪咪”等。仿儿词是模仿儿童的习惯或错误而形成的。有个儿童喜欢在词前加“阿”,可能是由“阿姨”这个词错误类推而成的习惯,如“阿园”(幼儿园)、“阿高叔叔”(覃发高叔叔),他的父母和邻居给他讲话时,也都使用“阿园”之类的说法。有个儿童第一次看画书时,其母指给她小白兔看,以后这个儿童就把看书说成“兔兔”,于是父母也只好“兔兔”起来。仿儿词不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家庭会极其不同。

2.2 C—E语言在词汇方面的第二个特点是通俗易懂。请看一位母亲同其六岁的儿子的对话:

母 还想当什么?

子 还想当日本鬼子!

母 为什么当日本鬼子呢?

子 日本鬼子最好,日本鬼子不欺人,不打人,专门打坏人!日本鬼子就这样的。

母 你在胡说八道!你是不是说的反话?

子 不是的,是正话!

母 人家把你抓起来!你知道吧,你这说出的是错的,是错话,你知道吧,哎?告诉你,你要是这样的,人家把你抓起来,这个小孩真反动,他一定不是个好孩

子,你在电视里看见日本鬼子好,还是日本鬼子坏?

子 日本鬼子好!不对,日本鬼子坏!  
母 你看那日本鬼子是杀好人,还是杀坏人?

子 杀——坏人,咳,杀好人?

母 你规规矩矩地答,说!

子 杀——杀好人!

母 杀好人,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日本鬼子好呢?

子 说的好玩的!(自笑)

这是母亲耐心开导故意正话反说的孩子时的谈话,其所用词语除了“反动”之外,都是极通俗的。儿童的词汇量有限,阅历不广,只有使用通俗词语进行交谈。我们曾把这段话中的儿子的话抹去,并把C—E语言中出现的“小孩、孩子”两个词也抹去,重放让人听。人们很快就能判明这是对儿童的谈话,理由是“都是给小孩说话的词”。

当然我们在录音材料中也发现有些家长使用书面语词,如:

①阿颖,你看这幅画,天是湛蓝湛蓝的,水是碧绿碧绿的。

②啊,植树,是吧?嗯,是不是植树啊?

这种情况,若不是成人使用C—C语言的习惯残迹,那便是有意所为。我们询问过例①②的讲话人,他们说这样可以丰富孩子的词汇量,使其语言具有文彩。

2.3 此外,成人在同儿童谈话时,还有一种较明显的倾向,就是喜欢选用情感、形象色彩较强的词语,比如孩子的昵称、拟声词、语气词和感叹词等,从而使语言带有较强的情感性,并且形象生动。

3 3.1 与使用通俗常用词语异曲同工的是,C—E语言在语法上通常使用较为简单的结构。我

们随机选出的与三岁儿童对话的材料进行的统计分析能反映出这一特点：

句长制标	4音节以下	5—6音节	7—8音节	9—10音节	11—12音节	13音节以上	合计
	句数	5	9	3	6	3	
百分比%	17	30	10	20	10	13	100

(表一)

句型	单句					复句	合计
	非主谓句	主谓句	主谓宾句	谓宾句	复杂谓语句		
句数	4	2	12	6	2	4	30
百分比%	13	7	40	20	7	13	100

(表二)

表一告诉我们 C—E 语言以短句为主，句长在 6 音节以下的几乎占一半，其中尤以 5—6 音节为最多。表二告诉我们 C—E 语言以使用简单句为主，复杂谓语句和复句所占比例只有 20%。在对其他材料的分析统计中，其数据略有出入，但是以短句为主，以简单句为主这一质的规定性是一样的。

3.2 除了语法结构简单之外，C—E 语言在疑问句的使用上也颇具特色。请看例子：

父 那个大老虎可可（儿童名字）在哪里看到过的？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老虎的？看到过没有？

父 看过啦。

女 是不是在动物园呢？

女 嗯。

父 老虎好大好大对不对？它一叫很怕，很可怕的，对不对？

上例的问句，都是无疑而问，而且问句中

一般都暗示了儿童该怎样回答，比如“是不是在动物园呢？”“老虎好大好大对不对？”等，问句中已包含了问话者期待的答案。这种问句的使用目的显然不在于“问”，而是要启发儿童思考，或是要求听话者给以反馈信息，或是对儿童进行诱导提示。

3.3 C—E 语言也可能出现 C—C 语言中所没有的语法结构。例如：

①我爸爸带你去玩。

②我给我妈妈给你讲。

这两例中，“我”与“爸爸”、“妈妈”是同位结构，而非领属性结构，相当于 C—C 语言中“爸爸我”“妈妈我”。这种结构的形成是由 C—E 语言的特殊交际对象决定的。讲话人根据自己平时的语言习惯，只用代词，但又怕儿童不懂，再补加上“爸爸”“妈妈”之类儿童所熟悉的词语。例②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讲话人已说出了“我给”，后又改口加上“妈妈”。正因如此，这种特殊结构在儿童掌握代词系统以后便逐渐消失。

4 以上我们侧重从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描述 C—E 语言的特点，下面我们再从语言的总体使用上来探讨 C—E 语言的特点。

4.1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语言应该从最简洁的形式传递出尽量多的新信息，“关门闭户掩柴扉”式的重复啰嗦历来为世人所不齿。但是父母可以给孩子十次百次地重复讲过的故事、道理，容许而且充斥着重复是 C—E 语言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如例：

①有个武松伯伯，那个伯伯啊，他叫武松。

②好，讲故事，讲故事。珊珊讲故事，讲故事呢！从前呢，好，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讲了！

例①在字面上不是简单重复的但是意义上是重复的。例②是妈妈催促女儿讲故事，“讲故事”这个结构竟一气重复达七次之多。在C—E语言中，“好高好高的山”“人很多很多”之类的重复形式也是俯拾皆是。前面讲到过的叠素词其实也是一种重复。

另外一种常见的重复方式，是重复孩子刚说过的话。如：

③母 这是什么呀？

女 车车。

母 车车。谁开车啊？

女 姐姐在开车。

女 姐姐在开车。车跑得快不快？

④女 从前呢，有一个猴子，从小听妈妈话。把手放里面。

母 哦，把手放里面。放里面干什么了？

女 睡觉。

母 睡觉，要不要妈妈拍呀？

这种重复一方面可以使儿童的语言和认识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可以成为继续谈话的话题或引题。“重复、重复、再重复”几乎成了儿童教育家的口头禅。重复虽不能增加信息量，但可以增加信息的强度，因此适宜于C—E语言。

4.2 C—E语言在语用方面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极大的跳跃性。其表现之一是常常节外生枝，如：

①你把老师说的再说一遍，看你记不记得老师说的话，妈妈不在的时候，老师怎么对你说？你把老师说的话你给重复一下。不准玩东西！捡起来！捡起来！你把笔筒给我捡起来！你别这样！别笑！你今天不把手说清楚，你看我打不打你的人！

②把耳朵揪着以后就拿这个拳头呀，拳头怎么捏的，可知道拳头是怎

么捏的。拳头怎么捏的？把这个拳头啊，就打这个老虎的头，对不对？

例①正在要求孩子重复老师的话，忽然孩子去玩笔筒，妈妈不得不中断话题，制止孩子。孩子把笔筒掉在地上，且偷偷发笑，妈妈又命令孩子把笔筒捡起来，且不让笑。最后才又接着原话题谈下去。例②父亲正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但讲到“拳头”时忽然岔开话题，问女儿知不知道拳头是怎么捏的，然后又继续讲故事。节外生枝式的谈话完全是由孩子的特点决定的。孩子注意力易于分散，听大人讲话时往往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方面，为了把谈话进行下去，成人不得下去干涉或吸引孩子。儿童的理解能力和知识面都有限，成人讲到一些问题时，有必要停下来解释一下，或者询问一下，以便使孩子听懂谈话的内容，或检验孩子的理解情况，或者补充些必要的日常生活知识。

跳跃性的表现之二，是常常更改话题。如：

③那你和她配合得还可以，不过，看起来阿颖对跳舞很陌生，没爱蓉跳得那么熟练，是不是？你们今天怎么呀？一个人坐一块砖，是吧？在那个操场电影场干什么来着？

例③母亲正在评价两个小朋友的跳舞，忽然话题转到了一个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上，寻问她们下午一人坐一块砖在电影场（“大操场”是口误，说了之后即更正为“电影场”）干什么。成人同儿童谈话，或是要“哄孩子玩”，或是要进行教育，所以谈话之初并无一定的计划，往往海阔天空即兴讲来，使话题具有极大的跳跃性，听起来往往“杂乱无章”。

4.3 成人同儿童谈话，常常具有诱发性，这也是C—E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

①讲个故事妈妈听好不好?从前呢,讲个故事好不好?从前有个什么人呢?从前怎么样?

②母 它怎么说呀?

子 它说:“我要吃掉你!”

母 你慢点说,自己说,不要妈妈问吵,从前,有一只笨老狼——

这两例都是成人要求儿童讲故事,用“从前”来诱导,因为“从前”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开首语。例①进一步提示“从前有个什么人”,例②直接说出故事开头:“从前,有一只笨老狼——”。在前面论述C—E语言疑问句的特点时,我们已经提及这一现象,例②中“你慢点说,自己说,不要妈妈问吵”这个句子更明确地显示出“提问”的诱发性的特点。

这种诱发性一是起到限制话题的作用,二是因儿童记忆力还不强,成人有必要给以提示诱导。这种诱发性也告诉我们成人与儿童的交际,具有明显的“教授性”的特点,而不同于C—C语言。

4.4 C—E语言也常使用比拟、比喻、夸张、摹状等修辞手法。例如:

①一天,小鸡和小鸭在大树底下玩捉迷藏的游戏。

②母 你知道“孔雀开屏”是什么样的吗?

子 不知道。哦,象扇子一样的。

母 嗯,象一把很大很大的扇子。孔雀的尾巴很长,它的尾巴一打开,就象一张屏风。屏风,懂不懂?就是专家饭厅里摆的,象门那样的东西,是用来挡风或者将一间大房间隔成小房间用的东西。孔雀尾巴打开后,上面还有许多圆形的花纹,尾巴一抖,一闪一闪的,才好看。

③(青蛙)看到害虫就向它扑过去,

伸出小舌头,“唧——”它就卷回来了,就吃了。

例①是用拟人法讲故事。例②用了“象一把很大很大的扇子”“就象一张屏风”“象门一样的东西”等比喻来讲解“孔雀开屏”并细致形象地摹写了孔雀开屏时的情景。例③用一个象声词“唧——”来夸张青蛙捕虫的速度,并把视觉形象转化为听觉形象。

这些修辞手法能使语言生动化、具体化,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至于具有语音合谐、句式整齐、加强气势、幽默滑稽的修辞方式,C—E语言很少采用,起码不会有意识地采用。

5 C—E语言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讲话者的文化水平、讲话者同交际对象的关系、交谈的话题、场景、方式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是,最重要的差异则是因儿童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

5.1 儿童性别不同,往往决定成人使用不同的谈话风格。一般说来对男孩的谈话较粗放,斥责、威胁的语句较多;而对女孩的谈话较温和,常用商量、开导的语气。请比较下面的例子:

①你是不是故意跳的?那么高为什么要跳?不怕摔死?

②你犯了什么错误?啊?犯了什么错误?你说吵!你说呀!今天在幼儿园犯了什么错误?

③唉,那不能拿!那妈妈打人的呢!你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妈妈给你拿,好不好?

读完上三例,立即就可判别出前两例是对男孩的谈话,使用了反诘、呵斥、威胁的语气,而例③则是对女孩的谈话,用了语气较为缓和的祈使和“那妈妈打人呢”这个轻度威胁句,最后用带商量口吻的附加疑

问句，比起前两例来其差别是明显的。

父母之所以因儿童性别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语气，主要同成年人对于男女角色的不同期待有关。不仅语言是如此，其他教育方式也呈现出这种差别。比如父母一般对男孩多采用惩罚甚至棒喝的手段，而对女孩则少采用。成人中男女语言的差异与父母从小的不同语言对待有着一定的关系。

5.2 儿童的年龄不同，成人使用语言的复杂度也不同。当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成人同儿童的交际主要是模仿孩子的发音，刺激孩子伊呀学话的兴趣。如：

①女 a—pu

母 a—pu, a, a—pu, 喊爸爸，喊爸爸，喊。把嘴张着，嗯，把嘴张着，喊哪！喊妈妈。

女 mA—mA

母 妈妈（笑）。还说，还说。

例①是母亲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同三个月儿童谈话的片断。对于孩子无意义的发音，母亲都带着极大的热情去重复，甚至还一厢情愿地把 pu 听成“爸”，把 mA 听成“妈”，使用的语言也几乎是电报式的短句子。

当孩子年龄不断增大，语言能力不断提高，C—E 语言也渐趋复杂。如：

②女 虫虫，这是虫虫，

母 欸，这是虫虫，这呢？

女 这是鸭子。

母 小鸭子吃虫虫，是不是的？

③母 你再重新讲好不好？

女 讲不到啊！（不会讲啊）

母 重新讲一遍小红帽的故事，给我讲一遍，好不好呀？

女 讲不到。

母 你讲了我就给个好东西你吃，我这有好东西。从前有个小红

帽，你说，嗯——妈妈叫他干什么？从前呢，预备起——快点讲一个，快点吵！

女 我不想讲——

母 妈妈抱你讲好不？来吧。

④什么话能说得好玩，什么话不能说得好玩，你就得搞清楚，知道吧？这样的话是不能说的，知道吧？嗯？这就说的说的不实不符合实际了，是不是？这说的是假话，是谎话，这就不实际了。因为你在电视看见的明明是日本鬼子坏，你偏偏要说他好，你说你这样说对不对？嗯？对不对？你这样讲话，对不对？嗯？不能摇头！讲话！对不对？你这样讲话，对不对？大声讲！

例②是母亲同两岁女儿看图画时的对话，不仅用了“虫虫”这样的儿语词，而且用“这呢？”提出新话题，用“是不是的？”来要求给以信息反馈。这种谈话不仅在讲述一定的客观现象，而且交谈双方有了明显的语言交流，与例①的情况显然不同。例③是母亲劝诱其三岁半女儿讲小红帽故事的谈话，不仅要求谈话对象复述较长的故事，而且用了“重新”这个较抽象的词和“预备起”这样的发令语，句子长度明显比例②有所增长。例④是母亲给六岁的儿子讲述“什么话能说得好玩，什么话不能说得好玩”的长篇训导辞。其中使用了“实际、因为”这样的较抽象甚至意义十分虚灵的词语，大量使用复句，而且一口气讲那么长。除了有大量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附加疑问之外，可以说例④同成人之间的谈话几乎没有不同。

我们所进行的一个统计分析，也能明显看出 C—E 语言随儿童年龄增长而渐趋复杂的趋势。

谈话对象的年龄	平均每句的音节数
一岁11个月	4.8
三岁11个月	5
四岁10个月	5.2

(表三)

表三显示,C—E语言的句长同儿童的年龄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C—E随儿童年龄的发展,逐渐由简单到复杂,最后同C—C语言重合。

## 余 论

从以上论述可知,C—E语言的一切特点都是由儿童的语言能力和认识能力所决定的,都是为适应于同儿童的交际而产生的。有趣的是,C—E语言的这些特点成人不是通过专门训练而掌握的,而是在与儿童交谈中不自觉地形成的。这种现象表明,人类具有因谈话对象不同而自发地调节自己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姑且名之为“趋受话人能力”。这种能力我们在不同方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阶层人们之间的交际中都可以观察到,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

其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给某一年龄段儿童进行交际的C—E语言,一般都比该年龄段儿童的语言稍为复杂。当孩子还在呀呀学语之时,成人已在使用电报式的语言同其交际;当孩子刚会说话,父母就开始使用较复杂一点的语言;当孩子刚

六七岁,刚有了日常会话能力时,父母们与之交际的语言已近乎C—C语言了。

C—E语言同儿童语言在复杂程度上的对比差,我们不妨称之为“略前性”。如果进一步的调查能确切证明这种“略前性”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儿童语言是在C—E语言的带动下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起来的,C—E语言对儿童语言的发展来说,具有“导之以先路”的向导作用。这样不仅可以对“儿童为何能够习得语言”作出新的解释,而且还可以以此提出一个供家长、儿童教师等有关人员使用的C—E语言规范标准,从而使儿童语言教育科学化。

## 参考文献

- [1] (美) Charles A. Ferguson: *Baby talk in six languages*. 中文节译见《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3期。
- [2] 郑敦淳《儿童语言形式的转换》,《心理学科普园地》1983年第4期。
- [3] (美) Glenn E. Tagatz《有关语言习得的三种主要理论》,《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4期。

## 附 注

- ① 见陈平《美国心理语言学的一项新研究》,载《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3期。
- ② “幼儿语言”常易误解为幼儿所使用的语言,故本文不取用这一术语。
- ③ 符号说明:△重音 ※短停顿 ※※长停顿 →拖腔 ↗语调上升 \语调下降 K——语速快
- ④ 叠素词的亲昵色彩,在C—C语言中也可以找到旁证。亲属称谓多采用叠素方式构成,如“奶奶、爷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情人之间也往往叠名以示亲昵,如“明明、兰兰”。西北方言中也有不少的叠素词,这些词带有明显的亲昵色彩。